



日本的大学

——产业社会里大学的作用

〔日〕永井道雄 著
李永连 李夏青 译 周蕴石 校

教育科学出版社

日本的大学

——产业社会里大学的作用

〔日〕永井道雄著

李永连 李夏青 译

周蕴石 校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日本的大学
——产业社会里大学的作用
〔日〕永井道雄 著
李永连 李夏青 译
周蕴石 校

*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房山县印刷厂印装

*
开本787×1092 毫米1/32 印张4.375 字数95,000
1981年10月第一版 198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书号：7232.70 定价：0.54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本研究日本大学的专著，共四章，分别论述日本大学的现状、历史、职能和改革的道路。在论述中，作者根据他本国的特点，参照欧美和苏联等国大学的一些情况，着重分析和研究了日本大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材料较充实，立论较公正，见解较深刻，且贯穿一种改革的精神。研究的问题中，有不少同我国大学现存的问题相似，因之，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

前　　言

作为在日本大学工作的一员，几年来一直萦绕于脑际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学的现状能够令人满意吗？现在大学教学内容不够充实，学生数量虽然很多，但学校却缺乏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此外，人事方面的学阀主义，教育计划研究得不够等这样一些明显的缺欠也是非常多的。

另一方面，这几年我有幸得到去美国、欧洲、苏联等国旅行的机会，参观了外国的大学；以前也曾作为一个学生在美国学习过，后来又有机会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英系香港大学教过书。如果以我在这个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切身经历的外国大学的情况同日本大学的现状相比，那末可以说日本大学的情况是非常坏的。这使我愈发感到有必要依据事实来阐明这一问题。

可是，一旦着手这项工作，就痛感其艰巨性。日本的大学数量大，内容多样。即便是解剖一所大学，也有有关研究、专门教育、基础教育等不同的机能以及教师、学生生活、经营管理问题等许多侧面。而且在剖析这些事实的同时，又要掌握全局，并通过与外国大学的比较来弄清楚日本大学的特点，这确非易事。

要致力于此课题的研究，我的能力确实不够。虽然明知有许多困难，但是作为一个尝试，我决心以“日本的大学”为题来写本书。我想抛砖引玉，以此引起对日本大学现状的研究。为此，本书不准备单纯地罗列事实，而想着重以历史

的观点，以及灵活运用与外国大学相比较的观点，努力将日本大学的整体的特点弄清楚。

比预定期限稍长些，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陆续写完。幸运的是，这段时间大学问题占据了我生活的大部分。在我任职的东京工业大学，由于担任了“经营委员”，相当于其它大学的“评议员”，所以纵观大学全局就是我的职责。加之我又参加了《朝日新闻》连载的“大学之家”的执笔工作，也使我大开了眼界。尽管如此，书中难免有偏见以及对重要事实论证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指正。同时，请允许我在这里再一次强调：重建大学是当务之急。

最后，谨向在著述过程中始终给予协助的诸位先生，特别是东京工业大学的同僚、埼玉大学的山村贤明氏表示由衷的谢意。

永井道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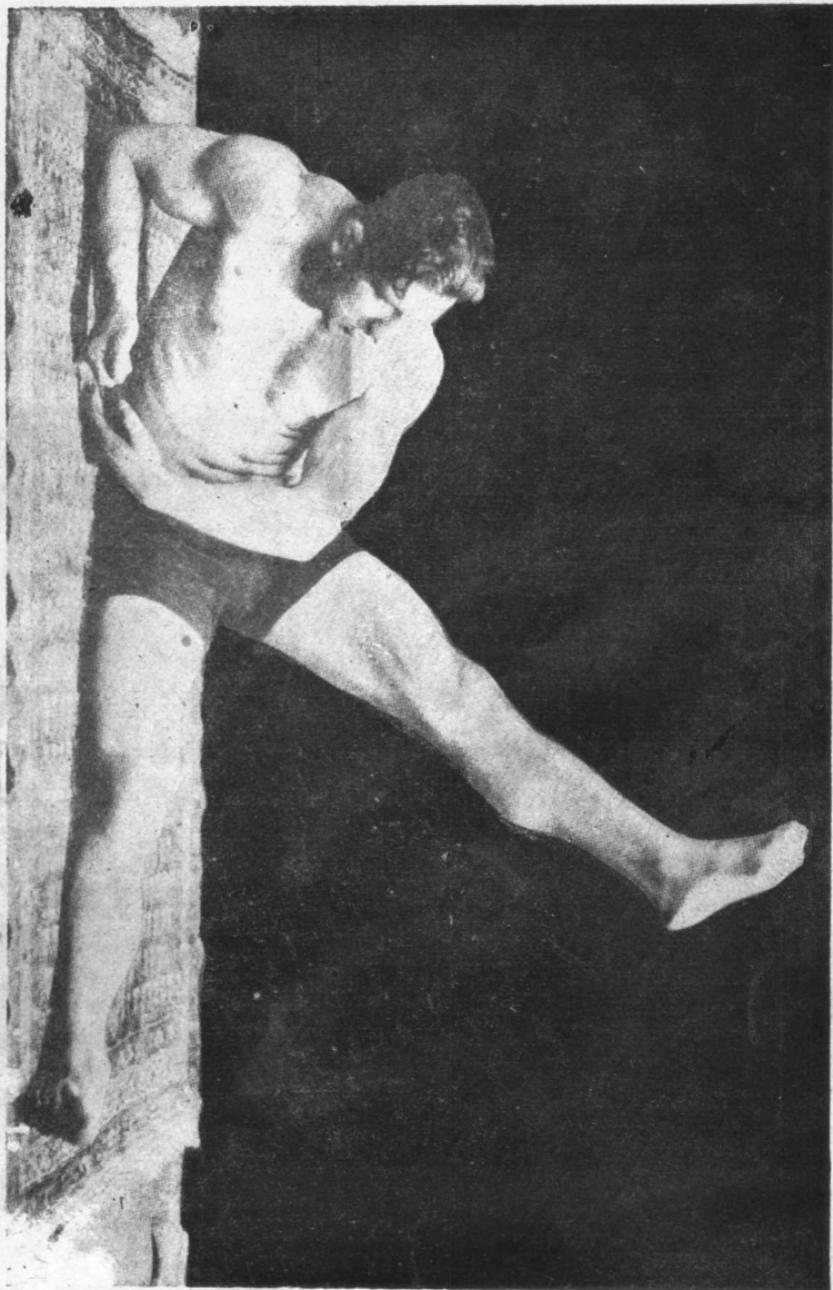
一九六五年二月

表簡合折位單本基衡量度外中(二)

度量衡		舊制及外國基本單位名稱		新制名稱	標準	製市用制
長	度	舊營造庫平制尺	英制	0.3公尺	0.3市尺	0.3公尺
英	英制	依亞(碼)	制	0.91459公尺	0.91459市尺	0.91459市尺
俄	俄制	阿爾申	制	0.4111公尺	0.4111市尺	0.4111市尺
日	日制	尺		0.30480公尺	0.30480市尺	0.30480市尺
美	美制	蒲式耳(重量)	制	1.00000公升	1.00000市升	1.00000市升
英	英制	加倫	制	0.45460公升	0.45460市升	0.45460市升
美	美制	加倫(液量)	制	0.45460公升	0.45460市升	0.45460市升
俄	俄制	赤特維里克(重量)	制	0.35236公升	0.35236市升	0.35236市升
日	日制	維得羅(重量)	升	0.22702公升	0.22702市升	0.22702市升
英	英制	磅(常權)	斤	0.95616公斤	0.95616市斤	0.95616市斤
美	美制	磅(常權)	磅	0.95616公斤	0.95616市斤	0.95616市斤
日	日制	分特	克	0.05023公斤	0.05023市斤	0.05023市斤
英	英制	Funt	磅	0.45360公斤	0.45360市斤	0.45360市斤
美	美制		磅	0.45360公斤	0.45360市斤	0.45360市斤
俄	俄制		克	0.05023公斤	0.05023市斤	0.05023市斤
日	日制	制貫	克	0.05023公斤	0.05023市斤	0.05023市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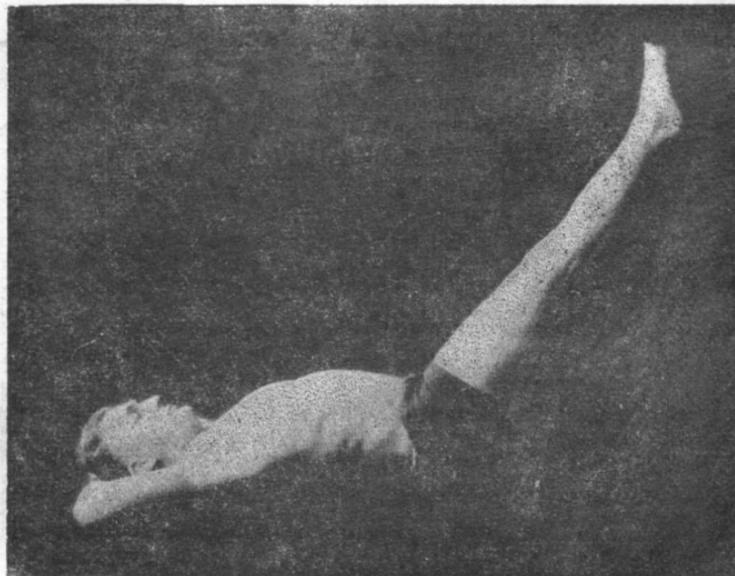
表一 標準制正名

度量衡	名	稱	譯名	制	寫	譯	名
長	公里(Kilometre)	哩(M.)	基羅麥當，啟羅米矣，杆				
	公尺(Metre)	尺(M.)	遇高，米突，密達，咪，米				
	公寸(Decimetre)	吋(dim.)	特四米突，底西遇高，粉				
度	公分(Centimetre)	分(Ciu.)	生的遇高，生的米突，生的密達，梗				
	公厘(Millimetre)	厘(Mm.)	密達遇高，密達米突，耗				
面	方公里(Square Kilometre)	方哩(Km ²)	啓羅米突街害，方軒				
	方公尺(Square Metre)	方尺(M ²)	米突街害，方米				
	方公寸(Square Decimetre)	方吋(dim ²)	特四米突街害，方粉				
積	方公分(Square Centimetre)	方分(Cm ²)	生的米突街害，方標				
	方公厘(Square Millimetre)	方標(Mm ²)	密達米突街害，方耗				
地	公頃(Hectare)	頃(Ha.)	海克脫阿爾，頃				
積	公畝(Are)	倍(A.)	阿角，愛爾，安				
	公厘(Centiare)	厘(Ca.)	生的阿爾，經				
	立方公尺(Metre Cube)	立方尺(dim ³)	米突失初，立尺				
體	立方公分(Centimetre Cube)	立方分(Cm ³)	特四米突失初，立粉				
積	立方公分(Centimetre Cube)	立方分(Cm ³ , c.c.)	生的米突失初，立標				
	宏石(Headstone)	站(HI.)	海克脫立脫爾，站				
容	公斗(Litre)	斗(Dl.)	特卡立脫爾，對				
量	公斤(Kilogramme)	斤(L.)	立脫爾，立脫耳，立突				
	公克(Gramme)	克(Kg.)	基羅格蘭姆，啟羅克蘭姆，克，斤				
	公毫(Decigramme)	毫(Hg.)	海克脫格蘭姆，海克脫克蘭姆，毫，錢				
	公分(Gramme)	分(Dr.)	特卡格蘭姆，特卡克蘭姆，計，良				
	公厘(Centigramme)	厘(G.)	格蘭姆，克蘭姆，克郎姆，克，瓦				
	公毫(Centigramme)	毫(Cg.)	特西格蘭姆，特西克蘭姆，錢，錢				
	公毫(Milligramme)	毫(mg.)	生的格蘭姆，生的克蘭姆，毫，毫				





腹部的運動 側身的趴在地上，把兩腿如上圖的由側邊向上舉起。(看第一章腹部與康健)



腹部的運動 用背趴在地上，把兩腿舉至與上圖一樣的高度的時候，然後來做這個腿旋轉的運動：先把兩腿舉過頭上去，然後再舉向側面去，及觸到了地上的時候，再舉向對方去，直至把兩腿做了一個圓圈時為止。如你想得到較大的功效的，當你在做這個運動的時候，兩腿一定要完全伸直，否則就會失了不少的功效了。

目 次

I	大学的现状	(1)
	孕育在繁荣中的危机	(1)
	工业化社会的大学	(4)
	日本的大学及其特色	(8)
II	大学的历史	(17)
	一、创设期（明治——大正初期）	(17)
	国家大学	(17)
	私学的诞生	(23)
	二、大学的变迁	(31)
	扩张期（大正七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31)
	膨胀期（战败以后）	(39)
III	大学的职能	(47)
	一、研究—— 从模仿到创造	(47)
	基于模仿的经济成长	(47)
	模仿文化的性质	(49)
	创造的条件	(54)
	两种文化	(61)
	二、专门教育	(64)
	三个问题点	(64)
	美苏的专门教育	(66)
	被歪曲了的竞争	(72)
	加强专门教育	(76)
	三、基础教育—— 陶冶人格	(80)

什么是基础教育?	(80)
解放教育	(84)
世界中的日本	(95)
加强基础课程	(102)
IV 重建的道路	(106)
问题所在	(106)
自治和计划	(112)
重建的设想	(118)
译后记	(128)
附录图表	(129)

工 大学的现状

孕育在繁荣中的危机

日本的大学是处在繁荣之中呢，还是面临着危机呢？

如果只看大学和学生统计数字这一表面现象，很明显，日本的大学是处在繁荣之中的。根据一九六九年（昭和四十四年）年度的《文部统计速报》报道，四年制大学有三百七十九所，学生数为一百三十五万五千人，如果再加上四百七十三所短期大学及其二十六万三千名学生，那么大学总数可达八百五十二所，学生总数可达一百六十万八千人。继美国的二千一百八十三所大学，五百五十二万学生（一九六五年统计），苏联的一千六百所大学，三百八十六万学生（一九六五年统计），名列世界第三位。仅就数字而言，日本的大学名列世界前茅，可以引以为自豪。（参照卷末的“附录图表”）

但是，日本的大学，至少在日本的大学史上，正在面临着极其深刻的危机，这一点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不妨让我们提出一个对大学来讲是最基本的、也是非常单纯的问题：“大学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人们是难以立即回答的，即便挖空心思找到答案，也是众说纷纭。

有人说，无论怎么说，只有“探讨真理”才是大学的使命。但是，近百万的青年男女果真投身于探讨真理的使命之中了吗？于是，有人说大学是“培养专家的机关，不，从

广义上说是生产职员的工厂”。可是也有人说，大学的使命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战后大学把基础知识的课程规定为必修科目这一事实所说明的，大学应是获得“基础知识”，促进完成“陶冶人格”的机关。

让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一下“大学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今日的大学是战后创办的新制大学。那么什么是新制大学呢？曰，“不同于旧制大学”。虽然可以做出这种消极的回答，然而却未必能够明确其积极的意义。让我们避开新制大学的一般性问题而就我现在教、你现在学的或者是过去曾经上过的特定大学的实际情况作一具体探讨。

每天去大学为的是什么呢？在大学里，我和你都在努力干些什么呢？遗憾的是，在今天的日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明了，而是一片混乱。没有形成教师和学生集结起来共同生活的校园。大多数学生只满足于获得大学学籍。教师把大学当作讲习会的也为数不少。仅就数字而言，是处在繁荣之中。但外表的繁荣实际上却是一个陷阱。在塌陷的洞内等待着的是大学的危机和堕落。

读者中可能有人会说：这恐怕是世界性的现象，并不只局限于日本吧。但是据我所知，这是日本特有的现象。宗旨不明确，由此而导致学校的现实很不充实，这便是日本大学的现状。

让我们看一下私立大学的财政状况，一九六三年（昭和三十八年）总经费是八百七十四亿元，其中纯研究经费不到八十亿元，只占总经费的百分之九。并且，与国立大学师生比例的一比八相比，私立大学的师生比例则为一比二十九。因此，教师无论在经费上还是在时间上，都迫于教学而难以进行充实的研究。一九六九年（昭和四十四年）大学招生

时，公布私立大学定员为十四万八千七百八十人，而实际上合格人数为二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七人，全国平均膨胀一点七倍。如果学生全部出席听课，教室就会容纳不下。这在日本的许多大学中是屡见不鲜的。

国立、公立大学的教师待遇比私立大学优越，研究费用也远远超过私立大学。可是这只是就日本国内比较而言，并不能意味着国立、公立大学就处于一种令人满意的状态。访问过欧美大学以后，使我难以忘怀的就是欧美的学者把大学当作不折不扣的、名副其实的“工作岗位”这一事实。可是，在日本，即使是国立大学，也有百分之六十六的教授、百分之五十三的副教授在所属大学以外兼职。兼职被认为是不足为奇的事。（见服部英太郎编《科学家的生活和意见》）

有时也许难以逃避社会的需要。但是，如果看一下理工科大学中的年轻研究人员转调到企业所属的研究所和外流到海外大学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就清楚地可以知道兼职的重要原因一是待遇低，二是研究费用不足。特别是学问水平高、精通外语的数学家中，外流海外的倾向更为严重。据科学技术白皮书报道（昭和四十三年版），移居美国的日本科学家中，自然科学家达六十七人，社会科学家四十八人，医生四十三人。

日本国立大学的教师决不是不爱国的，也不是厌恶自己的工作岗位。对大多数学者来说，摆脱生活琐事的缠扰，无牵无挂地投身于研究和教育事业，这不仅是他们的心愿而且也是一种无尚的乐趣。然而今天的日本，连这一点也是难以实现的。加之研究经费也不充足。这便是较私立大学优越而被喻为“理想之乡”的国立大学的实际状况。

教师安心于工作岗位，学生接受其辅导，这是成立大学

的起码条件。可是今天的日本，连这种最低条件也未能满足。如果比较一下，具有旧制历史的国立大学与新制国立大学的差别以及国立、公立、私立大学之间的差别，按世界标准去衡量，并不是很悬殊的，不过象水杯中的风波而已。大学情况混乱，加强和充实的工作迟迟不进，并且缺乏在长期规划下承担重建责任的主体，这些就是日本大学的共同性问题。

工业化社会的大学

日本大学现状的不能令人满意，是十分严重的。之所以如此，毋庸置疑主要是由于大学的扩张而带来的混乱。那么通过再次缩小大学规模，使其恢复原来的状态，问题能否解决呢？留恋旧制大学制度的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扩大大学规模是不容倒转的历史趋势。

大学的扩张，首先开始于美国，远比日本早得多。但这并不只限于美国，苏联以及欧洲各国，伴随社会的工业化，最近几十年来大学都走上了扩张的道路。随着扩张而出现的混乱，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无法避免的。并且这种混乱往往导致大学形象的丧失。象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尔德·拉斯维尔用“由于部分地受到社会的限制”(*Limitation by partial incorporation*)这样一种巧妙的说法，赋予今天大学一种特色那样，大学正被卷进工业化社会的巨大生产程序中去。随着与社会的接近，终有一天要被社会套上新的枷锁。

混乱虽然严重，但如果能够清醒地驾驭它，有计划地进行大学的改造，还是可以找到出路的。在欧美乃至苏联，大学之所以能够继承以往的宝贵传统而持续地前进，就是由于这些国家认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正走上有计划地改造大学的道路。

与此相反，在日本就连大学的混乱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更谈不到负有责任的长期计划了。以牺牲大量学者和学生为代价，使大学一味地扩张下去，置混乱于不顾。日本大学所面临的危机，与其说是混乱本身，不如说是对混乱缺乏一个正确的历史性的认识，缺乏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高度负责的计划更为恰当。

英国的教育学家A·H·哈尔塞把这一混乱归咎于大学历史的变迁，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大学历史的急剧的变迁。哈尔塞把西洋自中世纪到今天的大学发展史，划分为如下三个时期。（见哈尔塞编著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清水等译）

第一个时期，自中世纪开始到产业革命时期为止。闻名世界的欧洲传统性大学，如英国的牛津、剑桥，德国的海德堡，法国的巴黎大学神学院，以及美国的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等，都是这个期间诞生的。

这个时期的大学是不折不扣的超越世俗的象牙之塔，是少数的富于知慧的拔尖人物探求真理的地方。但是，经过产业革命以后，随着社会上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大学也不例外，由注重探讨真理逐渐转向注重实用技术，使大学逐渐成为进行专门职业教育的场所。这一变化，欧洲较之美国就相形见绌了。

这样，大学就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大学实质上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据哈尔塞所说，这时大学的形象既没有表现出急剧的变化，也没有出现混乱。在这个时期写有代表性的大学论著作的马库斯·温邦也说，这个时期的大学继承了第一个时期的传统，维护了作为探索真理的自治组织这一基本原则。而哈尔塞所特别强调的是，进入